

惊变记

沧桑三部曲之三

石果 著

重庆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 杨本泉
封面设计 吴庆渝
技术设计 寇小平

石 果 著

惊变记——沧桑三部曲之三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）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17.5 插页 2 字数 364 千
1990年 8 月第一版 1990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600

ISBN 7-5366-1325-3/I·237

定价：5.60元

虽然凌华山已经五十好几，又在解放天池岭战斗中得了个二等一级伤残，在贵阳市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这个一九五六年春间，他还是接受了个新而又新的任务，参加改造私营工商业的行列，到个机械修配厂当公方代表。

他在军区医院，把受伤到无可救药的左腿锯掉了一截。转到荣军疗养院，换装上条假腿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，居然从双拐、单拐、直到不要拐子也能走路。走起来一歪一跛，落地有声，比起当打山匠和游击大队长那飞山越岭时代，自然是差得远了。但因此，不仅能自理生活，在平稳处所，搞点一般的小劳动也不成大问题。

转到疗养院，他这个会师时候评定的营级干部就算下了地方。疗养到能够甩手走路，有关方面就要给他安排去处。这可有点难：当干部吗，他苦于文化水平低；当老百姓呢，打山做庄稼那两个行当是无法再干了，却又没个别的手艺。这样，他又请准转到荣军学校，当了个年龄最大的学员。他在那里，一边学文化，一边学编斗笠、配钥匙、补鞋子、修电筒等等手工活。他有个打算，等到女儿小飞飞凌云成了家，自己年纪过大的时候，就干脆下乡挨着她过日子。领点残废金，做点小手艺帮补下生活。在没有剥削敲诈的新社会里，还真可以享几天晚年福……

一方面，对私改造进入了各行各业都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，亟需人手；另方面，负责安置荣军的民政部门想

直接搞几个小厂作为基地；这样，凌华山就被报列在统一指派的名单里，被指派到一个名叫黔光的机械修配厂。

“这修配可不是修电筒、配钥匙那个修配，”他向那个负责指派的同志诉说。

得到的回答是：“叫你去当头头；不是叫你拧扳钳。”

“不懂行哩。俗话说，隔行如隔山……”

“同志，革命工作都是现做现学。谁干过社会主义？”

这话当然不错。他女儿凌云每次来信，不都要大谈他们在黎阳屯“向社会主义进军”的情况吗？由互助组到合作社，由推广初级社到试办高级社，“大家都热炒热卖，现做现学”。所谓“大家都……”自然是“没一个人不那样”的意思。

似乎是本着这个意思，奉命去“热卖”的凌华山也去“热炒”了一下，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学习。那学习，无非是在用“一个机身，两只翅膀”之类的俗语阐释总路线那一大道理之外，听一些试点或重点上的经验介绍。公方代表着手之初是搞好该厂该企业的清产核资。经验的主要条条，是怎样紧紧依靠工人群众，怎样防止资本家的硬抗和使用“糖弹”等等。

清产核资先由资方自报。

黔光修配厂办理这一事项的，是原来那个姓莫的经理。凌华山以为他就是资方哩。等到那“申报清册”上签出字来，他才瞪眼一惊：“申报人”三字下是“金如杨”；“经理莫建章”下面有个“代”字。

凌华山没见过金如杨。但他记得十分清楚，那人就是黎阳屯集贤客栈斜对门那贸源号的老板，是那金家首府大院另一型号的财神爷。由于是这么个隔山的“熟人”，就禁不住寻根究底。参加清核小组的一个姓尹的老师傅，向他讲了这个厂的经历。

原来，这个厂，二十年前，不过是金如杨给他那恒达汽车行搞的一个修理班组。抗战时期，西迁的单位带来了各式各样的车辆和机械，它才在扩大业务范围之下“独立”出去，叫作厂，仍以恒达为名。日本投降，国民党劫收时候。金如杨参加私购日本小火轮一事出纰漏，他就把它换个“主人，”盘给了自己的一个假名字，改名黔光。解放后亮出真相，只是厂名没有恢复。

虽然经历“不凡”，但在金如杨经营范围里，这个厂的地位，实在和他在黎阳屯那贸源号差不多，被看作是“甑子上搭的冷饭”。金如杨“甑子”里的名堂多哩。他是解放后组成的二二八汽车联营社的大股东；他还经营有绸缎、百货、山货等商行；还有经营着不定式货品兼代客存货的堆栈……他常说，“财多累己”。话也不错，三五反时期真正“累”了他一下。他补了笔税款。停止了几项投机性较大的经营。还好，最终评得个“基本守法户”；也没影响他那市工商联委员和“民建”成员的身份。

奇怪的是，历时几个月，资产清册报上去，定息凭证发下来，一切手续办完，凌华山被正式任命为厂长，连那代理人老莫也另有安排离去之后，他还没见过金如杨一面。据厂里人说，当年，金如杨只要在贵阳，是三天两头总要来厂里

转转的。说他并没架子。 he可以和工人师傅们说笑，喝酒，也会钻进车间端端锉刀、焊个接头、或是车个螺丝帽。说他大钱抓得凶，并不抠小钱。过年过节，他经常给人们加点钱，送点礼，或者摆个“一碗吊四盘”那种中等席桌让大家醉饱一顿。那么，是从何时起他就来得稀疏以至终于门槛也不跨了呢？有人说，是在他换名字“盘出”之后；有人说，只是在这三五反之后；也有人说，真正绝迹，只是在这次全行业改造前不久。至于原因，那就更是胡猜乱测，其说不一了。

凌华山并不想深究那些。管他什么原因，他想，不来倒好。说老实话，一来他怕那神乎其神的“糖弹”；再则也作不好那种又拉又打的工作。当然，这只是前一段的想法。一切都已定局，这种思想也就消失了。相反，世上有那么一种资本家（他脑子里的资本家实在并没多少“种”），何尝不可以见识一下？反正他的机器厂房种种已被改造了过来，等于老虎已没了门牙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……

不过，想是这样想——要抓生产业务，要管员工生活；还有一项带根本性的大事，是协助主管局派来的政工人员在厂里建党；以及为调整这一行业准备意见等等；事多着哩，哪有时间去干那种不过出于一点好奇心的闲事？金如杨家的地点，凌华山倒是记住了的：环城北路锦屏巷二号。

暗绿的粳叶，白得泛青的糯米，在人们手指头的颠弄里，散发着一股湿润的清香。隔端午节还有七八天，环城北路锦屏巷二号的起坐间里，便在大包粽子。为首的正是一家之主的金如杨。他动作熟练、麻利，脸上泛着种又过罢一劫的欣

率的气色。

金如杨爱吃粽子；也喜欢干那有如制造工艺品一般的包扎活。但是，正如他家这几年对所有节日都不讲究一样，对这端午节也已马虎过好几年了。有一年，家里没谁提，好像大家都忘了一般。有两年没忘，也只在街上买几个粽子来应个景儿。原因当然不是金如杨这些年倒了胃口。第一，他心绪不宁。三五反的惊魂还没归窍，过渡时期总路线又明白定下了改造私营工商业的课题。他不知最后落到自己头上的“改造”将是什么个样子。第二，共产党提倡俭朴。资本家大吃大喝，正是自亮丑相，给自己增加挨整的根据。第三，还有条主要的，是清理五毒行为时候，那些并非毫无根据的指责教训了他，收买勾结啦，攻守同盟啦，糖衣炮弹啦……抠着一点就紧追不舍，越扯越没底底。

也许工商界的人们真已明白“大势所趋”，不再暗扳手劲了吧。局势发展到“跑步进入社会主义”时候，反倒没见有多少绊磕事项。如今，一锤子鼙批脱手，任何类别都全行业公私合营。“四马分肥”的办法，改为干脆利落拿定息。这就算“到底”了。金如杨对这，是不如意之中也满意的。第一，就不算黎阳屯那贸源号，他定息也不少，维持个当前水平的活没大问题。第二，万一连那也“四下五除脱”，要提前自食其力，不说写写算算那种“劳心”的事，就是“劳力”他也有两刷子。由于得不到上辈欢心，金如杨十九岁上离开黎阳屯，先当商店学徒。贵州有了第一条公路，他就学开汽车。在军阀混战中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捡了笔钱；进而回乡分家，卖掉大部份田产补充资金，三翻两捣腾，竟真个发起财

来了。他对戳弄机械上某些玩意有兴趣，在当上大老板以后，还作玩一般学上些敲敲打打的修理活……倒想不到，在共产党当令下，掌盘子和敲敲打打还可能转化为“资本”。

而今，金如杨回头看看他这三十多年的成败兴衰，就跟他赌钱押宝一样，虽不回回准，手手赢，却也没抖堂输光过。就在这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里，不仅比起他那些在家乡当土皇帝的堂弟兄金如楠金如柏们要强，就比起那个当尽卖绝、却不当共产党称道的正牌穷人、而当流溜神的同胞兄长金如槐也要强得多……他想起想起就要发笑打哈哈。这现象可吓着他那张氏老伴，以为他神经被“共产”共出了毛病。

其实，金如杨的脑筋十分清醒。在听得改造即将全面化那时，他就打定了“蚀本往倒算”的主意。除了汽车联营社他这副主任非去不可，别的行号，一律委托原经管人代理；并打上招呼，资产报价，可以低个一至两成。至于黎阳屯那贸易号，他决心在家乡“丢个想头”，捐赠给地方；为这，他写了个报告给蒲江区的徐宛如书记和高德成区长；同时发信给帐房赵勉之，要他办过户手续，办罢就回贵阳。赵勉之是贵阳人。金如杨已把他名字列入应请安排的员工名单里上报。按说，那点交接手续极为简单。不料，直到他这里的大小行号都已交割清楚，连赵勉之的去处都已经有关方面确定下来，却既不见人回，也不见信到。

实在耐不住了，金如杨发了封催问的信。就像故意开玩笑，信刚发出就收到了赵勉之的信。来信里附有他给蒲江区那原报告，上有徐宛如、高德成署名的签覆，说的是“感谢金先生的盛意，惟仍应按政策办理”。读了赵勉之的信，才知

道区里没把握，报去县里；县里回示以后才签回原件，开始办理点评等手续。赵在信上还请示了一些事项；最后他说，如无意外耽搁，他会在端阳节前赶回贵阳。

端阳，又要过端阳了。金如杨兴头一起，就决定好好包回粽子，办点酒菜……先是仅仅打主意慰劳一下赵勉之；后来想起，不如干脆扩大一下，把这次几个出了力的代理人都请请，“庆祝大家顺利进入社会主义”。

尽管这时食粮已定量，金如杨要搞点糯米是全不费事的。他一下搞了个五十斤，就那么“亲下车间”领头干了起来。

这是个星期天。参加包粽子的，除了伙房罗嫂和金如杨两夫妻，还有他们那个在大学中文系就要毕业的女儿金云潢。他家倒还养有个小勤杂和守门的老头子，只他们没这手艺。

金如杨“发财不发人”。他讨过两门亲。前一门王氏，没生育就死了。这一门张氏，生云潢这个姑娘，三天不下怀，使尽当时可以用上的一切药物和手术，算在鬼门口没挂上号。大人和孩子都活下来了。可是，这一来，本来身体就颇为娇弱的张珍，就此伏彼起地来上一些名目不清的毛病，一怀孕就流产，终于宣告绝了育。等到金如杨最终明确子嗣确已无望的时候，云潢已大起来了。发展到后来这段时间，一家三口人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就像娃娃们划的那种“石头、帕子、剪刀”拳，交相克制：金如杨责怪张珍不给生个男孩；张珍就责怪女儿云潢给她带来一身病；云潢就责怪爸爸重男轻女，还老不正经，浑想三妻四妾……不过，掉转来，他们却又能够相互谅解，一家人颇为和睦。

云潢这姑娘，其实是金如杨夫妇的“骄傲”。她身材有点像父亲，抽条抽条的；脸型有点像母亲，扁圆扁圆的。她的“创造性的发展”是一副短嘴皮，只要闭着就像在抿笑。然而她突出的还是学习成绩。初中毕业，由于临时生病，有三科没考，平均分数还在七十以上。

云潢读到高中二年级时候，天地翻覆，中国跨入了个新的时代。当时的年轻人容易得出个逻辑：既然共产党转得动历史车轮，它的主义当然是真理。金云潢就是这样自认为信上了马列主义的。三五反时期，她正由高中跨进大学。在党团组织推动下，她在家里“后院放火”，把她爸爸大推了一把。结果虽然使得定案时候多费了许多功夫，她却由于那一表现入了团。这次进入社会主义，除了张珍担心今后吃不上滋补品身体会更差以外，父女俩的观点基本上一致。云潢更是心舒意展。几个月后她就将从大学跨上工作岗位。说是“自食其力”，那太“低水平”；应是为“建设社会主义发挥聪明才智”……

不过这时的云潢却有点神不守舍。包粽子这点家传技术，她远在十四五岁就学到了手。可是这会，她不是叠卷时把粽叶弄破，就是捆扎时把棕条扯断。米粒撒落到大木盆外，脚边地下的小白点越来越密。

“你咋搞的，小潢？”在又一次被她弄得米落如雨的时候，她父亲问。

“爸爸，我在想……我都想过端阳在家里请回客。就是……就是日子生得不巧。端阳那天是星期一，晚了一天。”

“那……那你就在初四请吧，啥关系？”

“那可要多花你的定息钱嘞。”一句以假乱真的话。

“哎，小气，你要请几十桌不是？”

“一个……一个哇，爸爸！一个学生党支书。可不是我们班上的。哲学系五二级的，也该这期毕业……”

“唔。女生？”

“是男生。咋个，男生就请不得？”

“不，我不是那意思。”

“我们的小同乡哩，爸爸。他说他家隔黎阳屯不上五里路……”

“哦——那我晓得，龙家贵不是？”

“是呀爸爸。你倒会算……”

金如杨看看玻璃窗上的反光，又看看手表，便对伙房罗嫂说，四点过了，该搵火煮晚饭了。罗嫂出去以后，他又向女儿提起话头，“那哪里用得着算呢？黎阳屯出来读大学的就那么几个人！不过……我怕他不肯来我家。”他接着举上个例子，说省参事室那个起义将领龙传周是龙家贵的堂叔子，几次请他吃饭，他就没去。

当母亲的张珍，这时扬起手里那作为杵插工具的筷子，

“叫你们那些军阀资本家去请，人家当然不来。团员请党员他还来不来？”

“你不懂，”金如杨脸上的小疙瘩习惯地动了一下，“这里头可能有新行情……看吧，若是云潢请得他来家里，那当然好。若是请他得动，只是不来我家，”他转向女儿，“那就请他上馆子好不好？满城香、汉云楼都有雅座。就看你的神通啰。”

这一提粽子拴上最后一个，三双手都暂停了动作。云潢也把凳子拉拉，和父母亲摆成个三角架势，接口说：“我说请，当然有把握。他自动问上门的咋没把握呢？……不忙打谅张，爸爸，等我从头说起……”

虽不同班同系，也没组织隶属关系，到底由于龙家贵是个十处开会九出头的活动分子，金云潢还是早就单方面认识了他。说单方面，就是，只她知道他姓名；相互间连点头关系也没有，她还不知道对方是否认识自己哩。前不几天，学校组织了个全由学生出场的学术报告会。第一个上台的就是龙家贵。

“爸爸，你说他讲的啥题目？”云潢反问一句，从开斯米披衫里摸出个本本来翻了一下。“讲的是《从对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看矛盾的转化》。爸爸，你信不信，他举的例子里有你？”

“哦哦，那不稀奇，‘私改办’的通报里就表扬过我。”

“他讲的好透辟呵！他说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的，软弱的，是无力抗拒也抗拒不了的。他说他们应该懂得《道德经》上的两句话，‘祸莫大于不知足’，‘知足之足，常足矣’。他还引《红楼梦》上两句话改一个字来形容，道是‘身后有余忘缩手，眼前无路愿回头’。说前一句是形容资本家过去追逐利润，贪得无厌。后一句是今天，无产阶级堵了剥削的路，只有接受改造。愿总比不愿好……”

张珍听得有点不耐烦：“你讲本题好不好，小潢？你爸爸和我们家都改造啦。我们又不上大学。”

“妈妈，凡事都有点过程……”

那过程是：开会这天的傍晚时分，金云潢在那鲜花绿树、溪流曲曲的校外花溪公园里抱着本书闲步，酝酿她的毕业论文。简直不知是怎样的，一下子碰上了龙家贵。她带着点兴奋向他自报姓名；说他讲话里提到的金某就是她的父亲。不料对方的回答是“知道”。这么说，人家也早就认识了她。交谈之下，家贵很坦率。他说他正在深入研究他所讲的那个题目。关于她家的种种情况，他已从有关方面了解得不少。他说，若运动很快结束，为了使他那论文质量更高一些，他还希望能有机会访问她家一下。

“爸爸，你说这是不是他自问上门？”

金如杨还没应声，张珍又瞅着女儿发问：“你这就是本题？”

“不，还有重要的……包着粽子慢慢谈吧。”她提开那提累累垂垂的粽子，换挂上另一束粽叶条儿——

他两个当时说说走走，在一个临水的灌木草丛间坐了下来。云潢想起家贵在讲台上随口引用古诗古文，便把话头向那拨去。这下，可像拧开了水压极大的龙头，扑头盖脑直向她倾泻。她很奇怪，有这一肚皮老辈子货色，怎不读中文系，要去读哲学系呢？不过，话拣当紧的说。她也不问那，就翻开她带的那本书，抽出其中夹着的那条纸条，一并递去：

“这是我拟的论文题目，请指教，真的请指教。我望你不客气，一点不客气！”

家贵就着透过树叶的夕阳光影一看，书是《杜少陵集》。纸条上一行大字，《论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》；下

用小字注着一些引证资料的页码。

真就不客气。他立即摇头，说这题目大而无当，而且很难写出新意来。云潢见说，就势请他代拟一个。说罢就闭着短嘴皮“恭候”。家贵看一会飞云，看一会流水，忽然说：

“好嘛，我送你个题目。这是我准备给个文艺刊物写的，叫《从杜甫〈兵车行〉看深入生活的重要性》。老杜的诗，毫无疑问，绝大多数都有生活实感。惟有这《兵车行》是耳闻加想象，这就出漏洞，就经不起推敲……”

这高论可把中文系的高材生大吓一跳。

家贵当然有实例：“你想，‘信知生男恶，反是生女好；生女犹得嫁比邻，生男埋没随百草’。男的既是‘埋没随百草’，女的‘嫁比邻’有啥好处？他的《负薪行》就说‘四十五十无夫家’，并不是因为生得‘粗丑’，是因为‘更遭丧乱’。这不是自打嘴巴？……”

云潢听得愕然夹着恍然，短嘴皮久久闭不下去。

“那是其一，”家贵比着手势。“其二，天宝十年那次出兵，虽然过咸阳桥，却不是北进而是南征。欲南而北向，兵不厌诈嘛。士兵不知军机大事，胡乱应声，他也就信以为实。不信你到图书馆查查《通鉴》去。”

云潢发出纯到百分之百的赞赏，说那真是“有独到之处的见解”。

现在，她已把那“独到之见”写成了论文的初稿。想请请客，一来顺应对方想访问一下那意图，二来表示点谢意，还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指点。

然而她母亲还是不满意：“就这，你们的感情呢？”

金如杨认为不该当着他的面问女儿这种问题。他正要把话引开，只见云潢把脸一阴：

“妈妈，你真是条件反射。只要男生请女生、女生请男生就是讲恋爱不是？……人家是订了婚的。”她忽然掉过脸：

“爸爸，你说他的对象是哪个？上星期他透了风，就是凌云。你给我们吹过多回的那个凌云。”

这回是金如杨扯断了棕条。

“爸爸，还告诉你个消息。他说那凌云的父亲，就在你那——你原来那黔光机修厂当公方代表；刻今已是正式厂长。”

“啊呀，凌华山是凌云的父亲；”金如杨两手一紧，不仅把刚捆上去的第二根棕条又拉断下来；左手的棕卷儿也挤破了叶壳，米粒子来了个小小的喷射。

“还给你说，爸爸，那凌云最近也要来省里。省党代表大会，她是代表。”

“那，那那……”金如杨抛掉手里的破粽叶，脸上的小疙瘩挤了挤。“那就连她两父女都请好不好？龙家贵肯来，他们一定也会来。”

张珍亮出白眼仁：“请那两父女干什么？”

云潢迷惘地：“爸爸，要请你请……我，我请还是只请小龙一个。”

围着耙叶篓子，糯米盆和粽子架，三个人眼睛对眼睛，谁也摸不透谁的心思。

和平改造资产阶级是中国的创举。把它提到哲学命题上

去论述，就龙家贵所见，还没有。这就是说，他这文章还是第一篇。“头炮”总是惹人注目的。何况他还认真在下功夫，有不低的水平。

在学校报告会上一宣讲，学报编辑部就来索稿。本来已定了稿的。但既接上了金云潢那条可以通往她父亲——一个有代表性的资本家——的线路，他就把稿子搁了一下。也许由于那“线路”的特殊性，金如杨心不设防，颇说了些虽属实情、措词却不悦耳的话。其中有个家贵认为非常有代表性的说法，那就是：就他们工商业者看这种改造，有如一句俗话，“抓住鱼儿灌巴豆”。家贵把这话，抹掉说者的姓名，引入了他的文章。

家贵的估计不错。文章在学报上一发表，不两天就转载在报纸上。又不几天，它更跃升到了个非凡的去处，虽然不是全文。

二

座无虚席屏气息声的省党代表大会会场上，省委书记正在作“关于三大改造运动的工作报告”。他宣告了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的胜利结束。他在报告了一系列数字之后说：

“同志们，这是和平改造，也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。资产阶级是有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抗拒的。说他们心甘情愿，那是假话。我们有个写文章的同志掏了一个资本家的心理话。那资本家说，这种改造好有一比，‘抓住鱼儿灌巴豆’。莫笑，他说的不错哩。事实就是这样，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

级，运用力量，迫使他们在‘赎买’政策之下交出资产；也就是逼着他们‘吞下巴豆，清理肠胃’——不过不是像真的对付鱼儿那样宰掉就是了；是要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他这话也启示我们，阶级斗争还将持续下去，要一直持续到他们绝大多数都已真正成为劳动者的时候。按照那篇文章作者的说法，弄得不好还会转为对抗。那作者是有点见地的。他是个青年的大学生，是个党员，叫龙家贵……”

尽管已在报纸上披露过那大文大名，省委书记这一点，会场的一角里，还是荡起了一片细语的微波。那里坐着杨明山、徐宛如和凌云。

这点细语微波很快就平息了。扩音器凌空送下的声浪，谈到了农业合作化方面。省委书记的调子是高昂的，也是激愤的。他首先检查了自己在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》一文发表以前的右倾保守思想，谈到在纠偏以后的大发展下面，仍然在某些地方某些人身上存在着马力不足劲头不大的毛病。结果，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不仅低于邻近各省，也大大低于省里对私改造的速度。除了若干数字，他举了不少正反面方面的例子。正面例子大都来自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，多是外省的。反面例子来自内部各个渠道，就全是省里自个儿的了。其中一例——

“……同志们，我们有个县，有个区，那个区委书记是个女同志。她一双大脚。去年毛主席那文章一发表，一检查，哎呀，脚小了。县里一学习，她就得了个名字，‘大小脚’，即大大一双小脚；或是大脚变了小脚的意思。同志们，那地方原来工作不错，算得上‘大脚’。大脚怎么一下就变小